

现代

名人

袁 菁

整理

口述

袁世海

袁世海

记列书
传系丛

一个演员永久的座右铭。

闭目静思六十年来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所受的挫折，数不胜数，意外的风险，防不胜防。哪方面稍不检点，都会影响艺术生命，甚至断送艺术生命。洁身自爱，勤奋谨慎，应是

母亲将我送到富连成科班门口，我自己拿着行李、契约，走进院门。院子尽头是大影壁，我要转过影壁墙时，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站在大门旁向我张望着，不断地用手擦眼睛。



2

中国青年出版社

K875.7
40

袁

世

海



袁菁

袁世海

整理

口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彭 迎

封面设计：吴 勇

袁世海（第二部）

袁世海 口述

袁 菁 整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75印张 4插图 238千字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9.50元

ISBN 7-5006-1318-0/K·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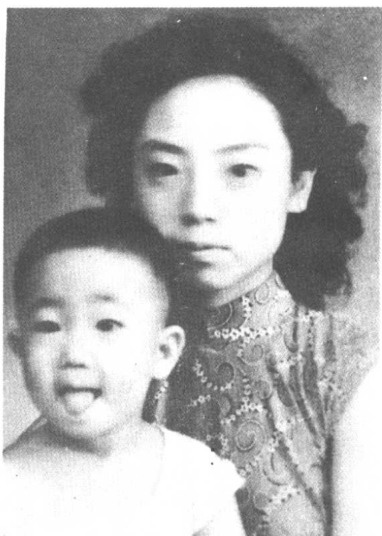
① 一九四七年与梅兰芳先生合演《霸王别姬》 梅兰芳饰虞姬、袁世海饰霸王



② 《野猪林》剧照 李少春饰林冲、袁世海饰鲁智深



③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与夫人迟福媛结婚合影



④ 一九四七年夏迟福媛与女儿小蓉(袁菁)合影

⑤ 迟福媛与母亲王惠亭合影



⑥ 一九四六年,在天津与夫人合照《连环套》剧照。迟福媛饰黄天霸、袁世海饰笑尔敦



内 容 提 要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舞台上下
的生活，描写了他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盖叫天、周
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的合作。表现了他与同辈人李世芳、
李少春亲密无间的友情。书中还记录了袁世海那很有特色的
第二次婚姻，详尽地记述了解放前夕他因抗交兵役税、怒打
保甲长而坐牢这段苦中有乐、轰动北平的案子。从中可看到
前辈艺术家勤奋的探索，艰辛的追求，以及梨园界独特的生
活风景。

目 录

深 造

五十四	忆世芳	梅开二度.....	3
五十五	话当年	弟兄欢聚.....	17
五十六	严训教	踏上新程.....	40
五十七	喜连喜	喜后生悲.....	50
五十八	“阴阳戏”	沪宁受难.....	58
五十九	度新春	“老牌”献策.....	72
六十	贺世芳	双喜临门.....	85
六十一	战上海	幸会大师.....	93

攀 登

六十二	迎暑热	五科会演.....	103
六十三	济南归	恩师探病.....	108
六十四	颂程派	菊傲寒秋.....	119
六十五	展雄风	盖老出山.....	126
六十六	相“对捧”	人和事兴.....	132
六十七	叹郝师	遭灾百日.....	143
六十八	竞赛曲	青春似火.....	154

六十九	山西行	“红”、“黑”献艺·····	163
七十	有心人	君秋如愿·····	168
七十一	妻病逝	离情萦怀·····	172
七十二	万民欢	日本降服·····	178
七十三	再说媒	观剧相亲·····	184
七十四	谢媒宴	畅叙家常·····	194
七十五	明心迹	雪地萌情·····	201

齐 驱

七十六	紧赶场	双龙结亲·····	219
七十七	遭诬陷	“扶风”停演·····	230
七十八	盛兰兄	才华横溢·····	236
七十九	母与女	夜半情深·····	241
八十	《玉堂春》	新意盎然·····	248
八十一	心换心	诚心初鉴·····	253
八十二	悼世芳	长歌当哭·····	261

奋 进

八十三	同献艺	繁花似锦·····	269
八十四	与大师	喜演《别姬》·····	273
八十五	演张飞	回味无穷·····	281
八十六	巧周旋	塞北脱身·····	290
八十七	“霸王号”	空中险情·····	295
八十八	出冤狱	万春复演·····	300
八十九	对“火”字	力改《野》剧·····	306

九 十 “金霸王” 贫病辞世.....319

九十一 勤求教 《野》剧响名.....325

受 辱

九十二 受勒索 祸不单行.....335

九十三 冤入狱 奔走求援.....348

九十四 “花和尚” 哄笑“公堂”.....356

九十五 夜巡城 静待天明.....362

袁世海

深造



五十四 忆世芳 梅开二度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西来顺饭庄举行了我拜一代名净郝寿臣先生为师的拜师礼，了却我多年的宿愿。

与此同时，承芳社正式成立，四小名旦之首李世芳在三庆园进行首场演出。他出科后，倒仓辍演，苦练三年，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提起世芳，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年我们一起练功时艰苦中的欢乐，坎坷中的烦恼，成功的喜悦，以及他英年早逝带给我们的哀痛……，滚滚思绪，在我脑海中回旋、奔涌。一幅令我难忘的图景又出现在眼前：

夕阳披着金黄色的彩衣将要远去，余晖撒遍片片鱼塘。鱼塘间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走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浓眉大眼的青年稳步前行，眉清目秀的少年紧跟后面，扯着青年蓝色大褂的后襟，边走边说着什么。青年笑着点点头，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加快步伐，小跑向前。少年紧随不舍，阵阵铜铃般的笑声在习习的微风中飘荡、飘荡……

青年是我，少年是世芳。这幅真实的写生犹如湛美的《夕照图》，融进了我和世芳的真情厚谊。

痛哉！世芳过早作古，今天提笔写他，竟不知从哪里入手，还是从三庆园首场演出说起吧。

三庆园在大栅栏中段偏东路南，庆乐园的斜对面。

这一天的下午六点多钟，我坐着洋车刚来到大栅栏西口，就看见承芳社后台管事李春林先生在路口翘首张望。他一看到我，马上春风满面地迎过来。我立即叫车停住，下了车。

“开市大吉呀！你快看看三庆园门前的阵势吧！挤不进，出不来。真有点当初大爷（指梅兰芳先生）演出时的风头。”没等我开口，李八爷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述说。

李春林先生原工老生，后因梅先生需要，就在承华社任后台总管（即舞台监督）。梅先生演出的剧目均由他负责排总讲。梅先生蓄须明志后，他在石头胡同开了个包子铺谋生。这次，是我建议世芳请他出山，一来可以辅助世芳排演梅派剧目，二来凭借他的威信可将后台事务管理妥贴，使大家感到“小梅兰芳”名不虚传，台上、台下的关键人物都是梅先生所用之人。李先生在戏剧界被官称李八爷，我这个“小字辈”尊称他李八叔。

我和他边走边谈：

“开市大吉也是因为八叔您把梅先生承华社的风采给带到承芳社了！”

“太高抬我啦！”李八爷笑了笑，转了话题：“世芳早就来了，开始扮戏啦，他听说园子门口堆的人挺多，让我来迎你，帮着开开道。他盼着你去呢！”

我低头看看表，离开戏还有一段时间。开演先是几出垫戏，压轴子是贯盛习师兄的《失街亭、空城计》，然后才是世芳的《廉锦枫》，他这么早就化妆，心情之紧张，可以理解，我加快了脚步。

三庆戏园四周高悬一串串五色小彩灯，溢彩流光。观众云集门前，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李八爷在前边不得不真的开起

“道”来，“劳驾，劳驾，让我过去！劳驾……”我走在后面，也需不停地大声喊。我们虽然知道今天的演出因事先登了报，戏票已一售而空，却未敢想象有如此盛况。这也是由于梅先生久未在北平登台，继之蓄须明志，迁居香港，观众崇敬梅先生的高风亮节，渴望欣赏梅先生的艺术，然而可望而不可及；如今，素有小梅兰芳之称的李世芳辍演三年复又登台，正是“代梅止渴”的好机会，怎不乘兴而至呢。

“你看戏牌子”，李八爷对我说，“我让他们将报上广告刊登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句子也写上了。”我抬头一看，可不，七个大字醒目地写在三庆园门口的戏牌子上。

“好！这几个字把世芳苦练三年才重登舞台、观众渴望三年才看到今天的演出，都点透了。”

我们挤进戏园，李春林直奔后台报信儿。我到票房，要出票图（剧场座位示意图，所卖之票按位号勾销），见上面画满红道道（红道是售票，蓝道是客票）。不错，李八爷说得对，今天是地地道道的大满堂。

我返身又来到前台池座。往常，观众入场前，池座空荡荡，灯光微暗，偶尔听见几声胡琴试弓子和武戏演员在台毯上练跟头的声响，很是冷清。可是今天，我站到太平门向场内环视，只见大幕前沿台口摆放着不少致贺的银盾和鲜花插制的精美大花篮，台沿、楼沿前，挂满了各处送来的喜帐子。闪光的白缎子上缀着红穗，绣着“东山再起”，鲜艳的红缎子上绣着“步步登高”的金黄大字，还有淡蓝的、金黄的……琳琅满目，喜庆气氛非常浓烈。我满意地去往后台。

“大哥，您可来了！”世芳头上系着白布条，将头发向后压拢，身上穿着白布水衣子，粉彩裤，脚上穿着红穗淡青绣梅花的彩

鞋，坐在化妆桌前对着镜子画眉。世忠、盛利在一旁提示着。世芳从镜中看见了我，要站起来。我双手将他按下：“快扮吧，‘晚扮三慌，早扮三光。’”然后转脸向对面坐着的琴师王少卿大哥示意问好，又对着镜中的世芳说：“前台，亲友们送的喜帐子都挂好了，真漂亮。门口已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现在有了九成的把握，只要你沉住气，像肖先生说的那样不要‘起尊’，就有了十二成把握！我去扮戏了，有话，戏散后再说。”我临出门，又特地回首再次向世芳嘱咐：“沉一住一气！”他笑着连连点头。

“你放心吧，没错。刚才我给他试了几句，挺好。”王大哥满有把握爽快地说。

“成了！您说的，准错不了！”说完，我将右手食指往嘴前一挡，向世忠、盛利丢个眼神，示意他们少说话，才到我的化妆室去勾脸。

《失街亭》演完，我匆匆卸完装，看看世芳已穿好服装，一切准备就绪，忙赶往前台。

池座中一片热气腾腾。座位边的几路通道设满加座。三面墙前站满了人。我很难进去，只得一边说“劳驾”，一边在站着的观众中寻一空隙，以做立足。

《空城计》“城楼”一段，贯盛习三哥刚唱完，观众就开始里出外进，忙于去厕所等“准备工作”，以便过一会儿好好欣赏《廉锦枫》。

《空城计》结束了。锣鼓由重到轻，由急到缓，由缓到急，又由急到缓。观众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大幕拉开。

七成新的绿幕徐徐拉开了。我的眼前一亮。舞台上，湖色的天幕犹如朗朗碧空，绽蕾吐蕊的嫩粉色寒梅斜枝独立，和一簇碧绿青幽的馨兰交相辉映，点点银星晶莹璀璨，散缀其间。面对

如此漂亮的天幕，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而且好似已闻到万花之冠梅和兰所散发出的缕缕醉人的芳香。观众情绪大振，掌声久久不停。

这非同一般的天幕，还有一段故事。我不禁想起那个令我兴奋的夜晚。

我拜师前，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与新艳秋合演一期的时候，世芳给我来信讲，他的嗓音大见恢复，每日给他调嗓教戏的王少卿大哥准备帮他正式组班演出，让我帮助考虑班名及组班各项事宜。孙盛武、江世玉、李世霖几个师兄弟闻知此消息喜笑颜开、磨拳擦掌。夜晚散戏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

平日最喜说笑的世玉此刻更抑制不住喜悦：“成啦！世芳能组班啦！这三年，够他练的，也够咱们盼的！”他是演小生的，小生和旦角关系密切，在科里，生旦戏都是他和世芳合作，因此，他的心情更为迫切。

“别着急，老三，你把世芳的信再仔细说说。”盛武师兄年长我两岁，比较沉得住气。

我把世芳的信给他们传看了。

“有谱，王少卿先生说世芳能演出，世芳的嗓子一定过关了。”盛武信心十足。我也有同感，少卿大哥是给梅兰芳操琴的名琴师，能得到他的认可，足以说明世芳嗓音的恢复已有演出的把握。

“只要他的嗓子‘过门’（可以的意思），我敢说，准错不了！没的说，大丑我应。二丑吗，艾世菊。我保他没问题。”盛武热心地帮助筹划。

这很不简单呐，盛武在富连成科班中是盛字科首屈一指的文丑，如不是他所理想的演员组班，请，也难得请到哇。世芳素

日性情和顺，人缘极好。师兄弟们都对他寄予希望，希望他在科是条“龙”，出科仍然是条“龙”。

“小花脸有了，小生有我，硬二路老生有世霖，花脸当然是三哥，铜锤是谁？二牌老生谁合适呀？”

“贯盛习，贯三哥。”我对此早有考虑，世玉一提，我就脱口而出。

世玉忽然腾地站起来，一唆牙龈，摇头大声说：“糟糕，糟糕！”我们不知他指何而言，急忙追问。

“世芳要是唱《西施》就是我的文仲，咱们科班里没这出戏，我还会哪！”他探着脖子，以至敞开的衣领被扯到脖子后面，还不住地用手搔头，连连嘟囔着，别看他在台上演的是文弱风流的白面书生，台下却是不重衣着的一位马马虎虎、爱说爱笑的人物。我们三人一听哑然失笑。

“行了，行了，贤弟，别冒场（提前出场）。人没定，班社名也没有，哪里就演《西施》呢！回北平找你的先生姜妙香学，还来得及。您先请坐吧。哎，世霖，你想什么哪？”我见世霖一直没说话，便问。

“我想班社名呢。世芳信里提的什么小鹤社、小梅社呀，都不太好。”世芳原名福禄，后有人赠名小鹤，才有“小鹤社”之说，世霖的话引得我们又开始思考班社名。

几番沉思，几番争论。没有结果，又是沉默。我一拍大腿站起来：“有啦！梅先生的班社叫承华社，是根据梅先生的号晚华而来。小鹤社是顺着世芳的号小鹤起的。咱们何不顺着梅先生和世芳都有的芳字起呢？叫承芳社，怎么样？”

“承一芳一社。好！好得很，多顺口！又响亮！”盛武和大家都一致赞成。世玉还拍巴掌鼓了鼓掌。